世光杂志

世光雜誌

第四卷 第一期

目錄

致讀者……編者
耶穌基多的問題……姜國鈞
耀漢會會長晉升鐸品……轉載
靈魂論（續）……韓文瑞
大科學家安培爾善表動人……南鴻
耶穌的人性……鄧汲謙
印度思想與佛教起源……子萍
熱心生活指南……若瑟
公教光榮在濮縣……長天
「往訓萬民」再版……寵光
好新聞……編者
書評……子微
民生主義的人生觀……張希賢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一日

致讀者

編者

風雨飄搖中，世光度過了三個年頭，對於愛好他的讀者，世光感覺無限的慚愧，脫期已覺討厭，甚致遺失脫落致使讀者懷疑自問，世光還活着麼？

謝謝讀者諸君的憚慮，世光還活着甚且還願加倍努力，充實內容，嶄新作風，使適合於現代的需要。

世光的性質特別，對他感覺興趣的人很少，但世光仍願意這麼繼續下去，雖然作風應當變化，內容應加宏富，但很不願隨着大流，拋棄求知的理想，只求趣味的新鮮。

在今日的出版界，滋味的追求，普遍，然而着實的人生哲學，不可能建設在飄搖的興味上，也不在空泛的文學上。民族的精神，教友的精神，若欲其發揮光大必須有堅實的眞理爲之基礎。摸稜兩可思想淺浮情感爲主，洽能創造出優秀有力的民族。

世光雖微，却很願對於教會的哲學神學，及教會對宇宙人類社會所抱的觀點作介紹者，也願意在建設民族的思想及精神上，盡國民的義務與天職。世光能在人類最高的行爲上，即思想道德上，貢獻微弱的力量，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的榮耀。

讀者諸君，你們都是教會眞誠熱心的肢體，你們也俱有雄厚的愛國心，那麼你們必定希望聖教會的精神及他對於人類所能有的善良影響，散佈廣延；也必希望聖教會永遠常新的生命，進入良善者的心靈裏。

中國民族的復興，必定需要這種新生命力量的加入。

謂你們盡可能的範圍，多多補助世光，使他不斷的進步，不斷發揚，使他年富力强，堪作趨形思想的。鱗渠，和公教人士思想精神的交換地。到那時，世光或能有偉功績，便是諸君的功績。這是世光的希望，也是世光的祝福。

編者

耶穌基多的問題

德加爾阿當著 姜國鈞 范介萍譯

耶穌究竟是誰？

鐸脫斯基，在他的小說『鬼魔』一書裏，作書中主角對信仰提出一個扼要的問題：畢竟宗教只有一個令人躊躇的問題，即二十世紀的文明人還能否相信耶穌是天主之子？

鐸脫斯基，看準了宗教信仰的神秘，最使人躊躇的事即現代的人，能否還相信耶穌的天主性？若他是天主則他的宗教應當受人類的歡迎。若他不是天主，則一切信仰概屬子虛烏有。

本篇即以此爲題材，附帶檢討近代對此問題的思潮。

耶穌基多是天主又是人。

耶穌基多的問題，不在他是天主，乃在他又是天主又是人，這是人間從古未聞的奇蹟，耶穌基多不是在外表上發顯天主威儀的光輝，乃是天主以人形生活在人間。

耶穌基多降到人間來的福音不只是說受造的人被提高爲天主，參享天主地位光榮，最驚人最奇絕最大的喜信是天主屈尊就卑天主子取了人性做了人。

「吻耳朋成了人，與人偕處」JO. I. 14 天主之子，消滅了自己的尊高取了奴僕之形與人相似，被認爲人 PH. L. II. 7 這便是人類得救開宗明義的福音，耶穌基多是人，又是天主，有完全的人性

，也有完全的天主性，與天主合爲一獨立的位，他不只有肉身，也有人的靈魂，人的良心，人的意志，人的感覺，總而言之他眞是人與我們無異，然而同時，別亦掉他也是天主。

如此，耶穌以天主而爲人的事實與其他各種宗教神而人化的思想絕對不同。

以神而曰人的思想在異教中，也有傳說，但異教所說人化的神，所取的人形，是虛幻的假設的，不是眞人，也沒有眞的人性和着實存在的人性，不過是一種煙幕，一種幻身，初世紀的鐸澤主義，便是這樣。

耶穌基多是天主又是人，不是這樣，他有的不是幻身，他不是天主假借虛渺的人形現示人間使人的肉眼借有象的形體，可以看見無象的天主，他的人身是眞的，着實的，有他自己個體的存在，有他自己的自立性，眞是天主來住在人間與我們接近讓我們看見，使我們可以觸摸，爲引導我們，爲救贖我們。

我們人是因耶穌基多天主的人性而得救，這是宗教史上唯一的現象，是基多主義特有的教條，其他宗教絕無以此同科的教義。

基多救贖人類的大事業，便建築在這奇跡上，他是天主却成了人，以他的人性作新人類一切神恩和降福的根源，使徒中，要以聖保祿明白這端道理最透徹，也是聖保祿發明這端道理，發明的最深刻。

天主聖子，取了人性，成了人，從此他與人站在一條線上，他是人類的一份子，最優秀最重要的一份子，凡人有的，除了罪惡而外，他都有，他是人們的同胞兄弟，不過他因地位使命的超越，他是長兄，是領袖，是人類的新始祖，新亞當，從此以後，他思言行動，志意願欲都合我們一路，都在我們中完成，而且，他既是我們中的一個，他的，我們的，他既然代表我們，他思言願欲，所行所受他的痛苦，他的死亡，他的復活，都成爲我們的了。

救贖大功的告成，使我們成爲基多，教我們與天主與人的基多合爲一個生活的大團結，成爲耶穌的身外之身，在吾主耶穌，得救，人，與吾主耶穌由十字架經過復活升天而凝同爲一生活，同一趨向，同一動作的神妙之體。

每個得救的人，移植在這神妙之體上，全藉聖洗的神效力，聖洗的神力浸透我們的爲物，牠不但改變了我們的思想願欲和我們的行動趨向，竟徹底的改變了我們的性體。

救贖之恩的實際，就是進入耶穌的生活，與他連爲一氣與他同生活同受苦同復活，我們與我們的長兄和領袖，連爲一體，如肢體與頭部的結合，參受他他救贖之功全部的神效，進而參有他天主體當的性體和他的美德。

耶穌基多是人，但因爲他與天主有奇妙的體性結合，他是天主的思想，是天主的道是天主思想的外達，他的人性與天主性合爲一位，所以他來到人間負上了救拔人類的使命。

他是得救者團結的活環鏈，是教友生活的總原動力，是教友大團體裏立着的高標，這就是說，天主而人的耶穌基多的基督教義的核心，爲此基督教義的中心思想不全在天主方面着想，也不在注視耶穌基多的天主性，乃在天主耶穌的人性方面着想，我們衷心感念的是耶穌的人性，是這位新人類的眞典型，眞領袖，他以他和天主性體不可分離的性體關係是天主，又以他俱有救贖功效的聖死復活，做了我們的中保，和我們的救世主，天主而人的救世主，這便是基督教義瞻仰的中心對像。

聖保祿威儀皇皇的揭櫫這端中心思想說『只有一個天主，在人與天主之間，也只有一位中保，便是耶穌基多，他爲救贖我們，被人置於死地，』弟茂二、五、

聖保祿又在致希白來人書中，將就猶太教的祭禮，闡明這端中心道理『我們有天主子耶穌做我們最崇高的大司祭，他深入高天的聖所裏，我們的這位大司祭，爲顯示他眞是人與我們相似，雖然一無瑕疵，却與我們一般弱而無能受盡千般苦苦』。

在現世所以提拔我們的思想，激勵我們熱心的，不是天主本身的尊威，乃是天主在基多內犯示的尊威。

我們在基多內崇拜天主的尊威，教友崇拜的不是空虛不定的神，

乃是萬物之父無限無量的三位一體的天主，但我們崇拜不是以我們渺小的資格，不是靠我們的力量，只有耶穌基多才有相當的資格適合於敬禮天主的尊威，天主成人，成人不是最後的目的，天主成了人，是爲作我們的中保，聖教會欽崇天主是靠耶穌是以耶穌爲中保聖保祿：「因耶穌之名而求一而我們金經的結尾當是說，「爲我等耶穌基斯督，」教皇也欽崇耶穌，但不是純粹的欽崇他的天主性乃是欽崇降生爲人的天主。

由此可見，基多教義的眞性質就在信仰這人們以爲謬論的天主與人性的合一，而耶穌基多問題的結癥，也就在此矛盾的相合，由此也可以判別天主教以外若干基督教派思想的歧異和退化。（待續）

耀漢會會長晉昇鐸品

本年六月二十三日，平北清河眞福陸耀漢小兄弟會，舉行隆重之祝聖司鐸典禮，領受祝聖者爲該會，長立刪兄弟，主禮者爲安國教區宗座代牧王慮主教，副任安國代牧孫德貞主教亦列席參加，此外有北平各會司鐸代表及教內外友好百餘人，此項典禮在清河尙爲首次舉行，故當地教內外人士之參加者，無不感動異常。典禮中，由該會修士奏琴唱經，音韻繞樑，典禮亙二小時之久。禮成後並攝影留念。下午由新司鐸舉行聖體降福，該會會士合唱中文日課及歌經，生面別開，合中西音樂之大成，乃教內典禮中所不習見者。

按耀漢小兄弟會乃國籍修會團體，十五年前創立於河北安國教區，慘淡經營，在該區兩任代牧之指導下，該會會務已得有驚人之發展，除安國總院外，該會在國內若干教區中，已有分院之設立，如平北清河眞福院，即其一例。該會目的，在以社會事業之努力，服務於傳教工作，是以會士對教育，藝術，醫藥，及種種專門技術如農工等，均富有專門之人才，而其服務之成績，亦相當可觀。該會在清河之農事作業，久爲各方當局所嘉許，同時對教區經濟方面，亦頗有相當之供獻。至此次晉鐸之立場，乃是中土之優秀人材，預料該會在新司鐸之指導下，其發展當未可限量云。（三三，七，一四）。

靈魂論（續）

韓文瑞

二 以判斷證

吾人不特能以單獨的觀念去認識物的本體，且能藉判斷的作用去認識物的方方面面，然後將各方面的認識連合起來，成爲一個完整的知識、體係。

判斷乃吾人理智的又一作用，吾人藉以將賓詞與主詞或連合或分離，以決定主詞是否有賓詞所表示的某種性質，或某種關係者也，爲成功一個判斷，理智先個別地認識主詞與賓詞，及其所指之事物，然後認識他們的關係，如此方能決定是非，例如：吾知張某爲誰，又知學問之爲物，次又互相比較，知學問與張某相合；三者果有關係；則吾判曰：「張某是一位學者」就言張某有學問也，如三者不相合，則判曰：「張某非學者」：就言張某非學問也，如果我們詳細觀查判斷的性質，很容易發見其中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少了這條件判斷，就不能成功，就是：如果我思想主詞時，完全不想賓詞，或僅想賓詞而全不回憶着主詞，致兩個觀念在我心中全無關係，則判斷決不會成功，那末爲成一個判斷，必於認識主詞與賓詞之後，當於想主詞時，同時想及賓詞；或想賓詞時，同時想及主詞，必如此，判斷方能成功，這便是很將兩個觀念作同時觀也。

由判斷的性質看來，可由三點證明靈魂的精神獨立體：第一點：判斷是由兩個觀念做成的，觀念能證明靈魂的精神獨立體，已如上言，茲不再贅，第二點：判斷由於理智認識兩個觀念—主詞與賓詞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代表者」的關係所成，這關係乃自兩個抽象觀念中抽繹來的，故較觀念尤爲抽像　尤爲精神　尤非物質，故尤非物質的神經中樞所能印像，是必要純粹的精神體方能辦到，故靈魂的精神獨立體，既可以觀念證明之，已如上言，更可以判斷證明之也，第三點，判斷必須將兩個觀念作同時觀：這便是以同一的注意力，於同一的時空點內，加於至少兩個不同的觀念及兩個不同的事物上，這工作決非物質的腦所能行的：因爲物質受時間與空間的範圍，所在物質上的同部份在同一時間內不能容下兩個體或兩個物體的印像，換句說：外官與神經系中或腦中的同一部份或同一點，如已被一印象所佔領，即不能容其他的印象，今在判斷的作用中，既須同時注意兩個抽象的觀念，尤非物質的神經與腦所可能，然則判斷者的主體爲非物質的獨立精神體無疑矣，是即所謂靈魂也，此外還有許多判斷，其對象絕對超乎物質之上，例如：「眞理是永遠存在的」；「空無是不可以限度言論的」，「仁愛是合乎道德的」：「白非黑也」，這一種的判斷純然超乎物質，尤須精神的靈魂方能爲之。

或難曰：無靈動物知肉之可食、水之可飲，此亦判斷也，然則亦有靈魂乎？答曰：動物之此種作用，出於性之本體，乃生而知者，即上文所謂覺知，非理智之作用也，非若人之判斷，出於主詞與賓詞之認識，及二者之比較，是學而後知者也　無靈動物之此種作用出於本能，本能即本性的衝動，故主要是被動的；非若人之判斷生於知識，由知識而比較，由比較而判斷，這些作用都是自動的，又無靈動物的[illegible]作用未判說物質的程度，就如食也飲也，純是物質的，非若人[illegible]於物質，後進於超物質之境界也，故無靈魂之質與人靈魂迥然不相同也。

近來一部分心理學者謂吾人之判斷爲腦受刺激而發生的反應，用此種說法，不免矛盾，蓋刺激作用中，受刺激的神經與腦，皆爲物質體，而發生刺激者，以及傳流刺激的媒介與傳導體；均爲物質體；今主詞與賓詞，及彼等所指之事物，或所指之方面，有時完全非物質的：如：眞理，道德、永遠、空無、美善、精神等等，既非物質的刺激者，那末這判斷的（觀念作用）刺激作用由何而來呢？或謂剛才所說的精神觀念，因觀念的連合性，在於以前的物質觀念，始無論所謂物質觀念只可作想像解釋，並非眞實的觀念，只說：如果沒有精神的理智的力量，所謂物質觀念決不能自行發生精神觀念；蓋若如此，即是效果大於原因，而是無中生有，此不通之論也，那末物質的刺激力不能發生判斷，其理甚明，故判斷必精神之作用無疑也。

三　以推理證

推論即是由已知之事物推求未知之事物，試問此未知之事物，既曰未知，何以能與吾之知能發生關係而使吾之知能於知能等於未有耳，未有之事，何以能與知能發生關係而使吾之知能求之乎？換言之：未有之事，何以能發生力力腦耶？是絕不能者也，或曰此未知之事已包涵於已知之事物中，所謂推理者，不過將此未知之事由已知之物中分析出而已，所謂未知等於未有非也，予曰：夫未知之事既已包涵於已知之事中，則已知之事，又何以稱爲未知之事乎？且未知之事實，雖已包涵於已知之事實中，然在分析以前，事既　知之，則未管與之面也，夫既不管面，又何能施其刺激哉？謂以媒介行其刺激，則推論之開始者，我而爲所求之事理，此又與事實不合：蓋推論的我爲主動者，而推理所求之事物爲被動者，故推理之始點當在我而不在物也，故吾人欲以刺激作用來解釋推理作用乃不可能之事也。

原夫吾人求解未知之事物實本示理智不受時間空間的範圍性質：由原因推論效果或由效果推論原因；或以現在以推將來，或以過去觀現在、或以現在推過去，皆明示吾人之認識能力不受物體的個性，時間性，與空間性之限制，故決非物質的作用，而爲精神的作用；故推論者的主體當爲精神的，是即靈魂也。

推論法簡單的方法爲三段推論法：三段推論法者即由大前題與小前題而推知結論者也：例如「凡中華國民當遵守中華國法之令」，「貴州居民乃中華國民也，故貴州居民當守中華國法」，第二句「凡中華國民

當遵守中華國法」爲大前題，第二句「貴州居民乃中華國民」爲小前題，第三句「故貴州居民當遵守中華國法」爲推求的結論，此種結論由何而來，固自大前題與小前題中抽繹而來，而抽之者，乃吾人之理智，然則理智又何能抽繹之耶？第一理智以分別認識大前題與小前題，例如已分別認識「中國人當守中國法律」，與貴州人爲中國人；第二再將兩個詞比較而認識兩者之關係，得知貴州人乃包涵在中國人中；第三由此即可知貴州人之守中國法律，即結論也。由此言之，推理中之緊要工作即將大小前題互作比較而認識其關係；亦即將大小前題作同時觀也，上文判斷論中已證明兩個觀念作同時觀，決非神經與腦所可能，則較觀念更複雜之命題必更超乎神經與腦之可能也明矣且命題與命題之關係較之觀念與觀念的關係尤非物質的：蓋每一題皆爲一判斷，均各含有一觀念與觀念的關係，則兩命題之關係豈不更複雜耶？故推理決不能爲腦的作用而實乃有一個非物質的主動員，靈魂是也。

再者推理的性質與腦的覺知的性質完全不同：蓋覺知的性質是供有個性時間性與空間性的，而推理正欲掙脫此三種性質；覺知是被動的，而推論是主動的；覺知的對像須先還於認識能力之前或存於記憶力中，而推理所求之知識，對像乃在推論以後而始發現，即推理之結論也；覺知的對像是具體的物質物，而推論的對像是抽像的眞理，覺知與推論既有如此不同之性質而謂同爲腦的反應作用，實與邏輯不合：故吾人不能不承認推論的主動者，乃肉體以外之靈魂也。

不特此也，或時吾人肉體之機能不能不受錯誤的感覺而理知即能用推理的方法判別之，校正之，例如：吾人以一直不條插其半入水中，而吾人之感覺即根據目所視而認其爲曲折的，理智則根據折光之理指其錯誤而糾正視覺認識之錯感又如吾人見日出於東而向西行終墜於西，而理智亦能指正其非，固然有時理智未明覺知錯誤，因此隨之而誤，然其有指正覺知之力，至爲顯明者也，且其認錯決爲不錯，亦指理之作用也，惟指正未當耳，如理智是機械的，那末與覺知受同樣的刺激，何以無同樣的反應；如謂此種錯覺可由他方面的感覺證明之，則必有一較物質知覺更高尚而不爲所限制之能力將此兩種感覺連貫而互相比較之，而判明其是非，所謂高尚能力者，乃超乎物質之能力，即是即精神之能力，靈魂之能力也。

待續

大科學家安培爾善表動人

南鴻

青年的佛來特尼奧市蘭 FREDERIC OZANAM 十八歲上貧窶巴黎，他一如其他受過唯物主義洗禮的青年，雖非全無宗教信仰，但正如格那特尼G. ATRY神父所說的患了信德的痿痺症，一天他課餘之暇，出外遊逛，偶然，闖進了巴黎聖母大堂，一瞥眼，見了一位蒼顏白髮，倒龍鍾的老人莊重地跪近全聖所欄杆前，虔誦他的玫瑰經，奧市蘭爲了好奇心的驅使，向前邁進了幾步，猛抬頭，才發覺那是他的老師安培爾，伊心目中最大的典型人物，那時他好似不由自主，受了一種無形的迫力似地，輕輕跪挨他老師後面，他從不知什麼是祈禱，而今祈禱之淚，已然奪眶而出，這時伊心靈整個的被伊老師善表征服了，基利斯督獲了全勝，後來他慣常向人說，「安培爾的玫瑰珠在我身上的力量，比其他任何書本講道還要強大」。

震旦博物院之禽鳥研究

竜光

上海震旦大學博物院，最近出版該院之研究叢書一種：報告上海一之飛禽，爲該院禽鳥學研究叢書之第一部。

該書目的，係將上海一帶之禽鳥，作一全部之統計，著者 SWINBURBY先生，總計介紹禽鳥凡三六五種類，內三十八種係其新發現而爲以往所未知者。

是書之作，實足表現震旦博物院之禽鳥搜集之豐富。全書分圖三十八幅，圖表十九，共二一二頁云。

耶穌的人性

汲謙

耶穌是天主而人，人而天主；天主第二位，是童貞瑪利亞生的人性結合於天主第二位。耶穌是天主第二位取了一個人性結合於他的位，所以耶穌只有天主位，沒有人位，但是有成全的天主性和成全的人性。耶穌有成全的人性，即是有成全的靈魂肉身，具有成人的要素，一點不缺。

耶穌是我們的救主，我們永遠的生命。我們的福樂，我們必須認識他；了解他：他的天主性，人性，他的地位任務工作光榮等。這些都須加以研究，現在只論耶穌的人性和他的成全美善。耶穌的人性，論成人的要素是全的。有靈魂，有肉身；靈魂上有明悟愛欲，肉身上有內外官，肢百體，有完全的人性。這個人性是極成全的，且有五大美善。我們救主耶穌的人性的美善，可從三方面認識：即是合天人性本性的美善，二，超性的美善，三，有合天主位的美善。

耶穌人性本性的美善是極大的，因為耶穌的靈魂肉身，天主聖神直接造成的為結合天主第二位，不能不是極美善的。天主是全智全能的，其化工必須配合其目的，且不能不配其目的。若不配，或是天主不全智，不能認清目的和化工如何配合目的；或是不全能，要作的作不出來；這兩樣都不能說，故天主的化工是配合其目的的。天主造的萬物都美善：無靈之物為人用，如礦物植物動物，何止千萬萬，所具美善，雖有高下之別，然而各有其美善。有靈之物為認識敬愛享受天主，比無靈之物愈更美善。有靈之物中，天神比人愈為美善。天神中路濟福看見自己的美善超出其餘的天神以上，就大發驕傲，自視為天主，不肯事奉天主。天神是天主的使役，天主造了他們這樣美善，天主造的為直接結合天主第二位的，當是如何的美善，比使役的美善當超出無比。始配直接結合天主第二位，成人而天主，天主而人。

故耶穌的人性，能不受造物中頂美善的，頂成全的無以復加的。聖第阿尼創瞻仰聖母瑪利亞後寫道：若他不認識天主，一瞻仰聖母瑪利亞，他就要拜她為天主。耶穌雖如此美善，耶穌本己更可想見了。聖詠上稱耶穌為人中至美麗的，他的肉身四肢百體，天主聖神用聖母的淨血直接造成的，極其精妙，極其成全。他的靈魂在本性見內是極其美善的：明悟愛欲，頂大的。宇宙萬羅滿，天主賞他極大智識，他認識各樣的事物：礦物植物動物，知道他們的本性，曉得他們的用處。並富在地堂認識各樣東西，用他們的本名稱呼他們。耶穌的明悟比他們的大，受造諸物無一樣不認識；他的愛欲能力極大，極純正，充滿各樣的美德。他的明悟愛欲在受造物中，是明悟愛欲之王。

耶穌的人性不但具備本性的極全美善，還具有超性的完全美善。耶穌說：我是生命，真理，道路。耶穌是超性的生命，人類是分沾耶穌的超性生命。耶穌是生命聖德的泉源，是我們的頭，我們是他的肢體。我們活的超性生命是活耶穌的生命，離了耶穌，就不能超性生活了。超性的生命包含聖愛，各樣超性的德行及聖神的恩。這個超性生命比本性生命超過無比，猶如靈性超過無靈之物一樣。超性生命加在本性生命上，加全本性的美善。在世上超性生命隱在人的靈魂肉身上，及到了死後，靈魂肉身到了天堂，那時超性生命的美善就發現出來了。一個未開明悟的孩子，在天堂上，他的明悟超過普世人本性的明悟，還超過衆天神本性的明悟，因為他的明悟直接看見天主無窮的本體，懂得天主無窮的本體。這是本性的明悟非超性化萬不能達到的。看見無窮的天主無限的本性就懂括一切受造事物的認識懂得。在天堂上，誰的超性生命更成全，誰就看見天主，更懂得天主。愛欲隨從明悟，所以誰看見天主，誰更得享天主，更與有天主的美善。得天主

本已高遠遠勝過得萬物了。至論人的肉身，在復活後，超性的生命發現在肉身上，肉身成榮光的肉身，光明美麗，輕快如神，透堅無阻，無損無傷，全享福。當然誰的超性生命越成全，誰的肉身越光榮享福。聖母瑪利亞的超性生命是頂成全的，他超越萬物，立於九品天神之上，當天地的母皇。聖母超性生命雖然全到這地步，然而還不是超性生命本己，還是分沾耶穌的生命。耶穌是超性生命本己，是如何的美善，我們可想像不到了。

耶穌人性還具有比超性生命更高超更成全的美善，即是與天主位結合的美善，是人而天主。天主的無窮美善不能造出一個無窮美善的受造物，因爲這是絕對矛盾的。受造物有始即是有窮，不能是無窮。天主只得用他的全能造一個準無窮的受造物。天主聖神造耶穌的人性，天主聖子就取了他結合天主位，即是這人性一有就結合天主第二位。這結合是造物中至密至切的結合，永不能分離的。耶穌的靈魂肉身分離，可是靈魂肉身沒有離開天主第二位。耶穌人性一結合天主第二位，天主的全性即居在他人性內，天主的全性通於他的人性。這人性既得天主的全性，他的美善就是準無限的美善了。他的靈魂肉身全是準無限美善的，是天主聖子的靈魂肉身；那本性。全美善同超性的全美善都被概括無餘了。若以萬物的全體美善集合比耶穌人性的美善，可說即如以一電子之微比天空之大一樣，莫可思議。耶穌人性的美善在聖山上曾一次顯示與三位宗徒看見，三宗徒即樂極。默示錄上：封有七印的書，在天上地下的一總的受造物無有能打開他的，連觀看都不能，只有被殺的羔羊，從坐寶座者的手中，把書取來打開了，天上地下的一總的受造物歸榮於坐寶座和羔羊，朝拜坐寶座者和羔羊。又在新來撒冷城內沒有殿，因爲天主和羔羊爲城的殿；不用日月光照，因有天主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爲城的燈；又有生命水的河從天主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羔羊是指結合天主位的人性。這結合天主位的人性受萬物的光榮朝拜，是天堂的殿，天堂的光，天堂的生命水的河由他的寶座流出來，萬物朝拜天主和他。在世的時候，耶穌人性的美善未全顯露出來，在天堂上就全顯露出來，永遠享諸聖的生命福樂。

印度思想與初期佛教思想概觀

子敬

佛教爲東亞一大宗教，固無待言，然而這宗教的出現，可說是一種思想上的矛盾，以否認天地間有一大元的釋迦牟尼被尊爲天地最高最大之主。由一種含有哲學意味自靠其力以渡人生，目的的修行主意轉變而爲跪拜祈求的宗教，實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經過幾千餘年的混亂，宜乎加以一番澈底的沉清，使回到此哲學修行的本地位，這或許爲人類是有益的舉動，這篇文章做的不過是一種介紹功作；將初期佛學思想作一個單明瞭的敘述，使教內青年對於這盤據中國千餘年的宗教略有些較澈底的認識。

釋迦牟尼的思想，不是由空中飛來的，也不是由神啓示的，他有他的導源，有他的產地有他的水土。牠是印度傳統思想的產兒而開立門戶的一家哲學派別，故此不認識佛學的概況，不能不上溯印度思想史。

我們準備敘述的有以下三個問題：

一，佛學思想的導源。

二，佛學思想的本身。

三，佛學思想的轉變。

一，佛學思想的導源：吠陀思想與波羅門思想。

（1.）大勢：垂掛在亞洲西南形如鐘乳的印度，文化史家通稱將

們定做三個區域，一，印度河流域，亦稱五河流域，二，恆河流域，三，南部印海區域，即印度文化的發展，似印度河流域爲策源地逐漸擴張至恆河流域，最後侵入南部而這文化的策動者無疑地是亞里安人種。

亞里安人種起初居住在中小亞細亞一帶，其後一支流入歐洲，一支流入南亞，一支留在中亞，爲波斯族。

流入南亞的亞里安人，侵入印度，先居住在印度河流域，漸漸勢力擴張及於全印度，而自居主人地位，奴隸其他先來之民族，且以宗教思想永遠固定了這主奴相對的地位。

（2）文獻。

一國的思想，當然不只是書籍造成的，此外還有傳說，然而書籍因他保持思想的紀錄，不能不是思想的最大淵源。印度思想底書的實藏而爲現在研究印度文化唯一的寶典的，有四吠陀及其後附麗的梵曲。

四吠陀REDA即，梨俱吠陀 RIG REDA　詩歌集

衣柔吠陀 YAJUR—REDA　祀歌集

沙摩吠陀 SAMA—REDA　詩歌集

阿闥婆吠陀 ATHARRA—REDA　咒語集

阿闥吠陀的編輯學者公認爲最晚。

四吠陀中，當以梨俱吠陀爲最古，大約是耶穌降生前一千年上下編成的，但其中各篇詩歌之成，亦「後不一」，吠陀集代表印度初期思想，其內容多處祭祀時應用的詩歌祝辭和典禮。

梵典BRAHMANAS爲後來附麗於吠陀之後的註釋。

通常又分爲三種，一規儀，二釋義，三吠檀多，吠檀多哲學義味之追究，裏面包括奧義書，或譯優婆尼沙曇，UPANISAD，吠陀集與梵典共合稱爲默啓，（CRUTI=AUDITIO）傳授則稱爲SMRITI。

梵典則代表印度第二期思想，而爲其後各哲學宗派思想的大淵源及各派間互對立紛紜攪擾的大根本。

吠陀及梵典，都是宗教祭祀的書籍。

祭祀在印度宗教裏面，是最重要的禮節，不能苟且，若有差失即認爲莫大之禍，必將招致天神的怒譴。

祭祀有一種莫可名言的神力，即天神受祭祀者亦不能逃其控制人不可無神，神亦不可無人，因爲神須要人供給飲食，祭祀所唱的詩歌所誦的祝文，神力廣大，凡有所求，雖神聖亦不得不從，這祭祀萬能的觀念，是印度一種主要的思想，萬物之源稱爲祈禱主，以祭祀自生而生其他神（見後），後來婆羅門，亦有祈禱祝文之書，代替祈禱主作爲最大之神，又由行一面，因祭祀之行，萬能而必生其效果推而至其他行爲，皆必有其後果，於是家有業『加耳曼』的觀念爲印度倫理思想之大本。

祭祀若是其重要而萬能，不能不加倍慎重，故行祭的人，各有專司，其家庭的祭祀或私人祭祀最初由家長兩人行之，一旦遇到大禮的祭祀，則非祭司不行。

在梨俱吠陀時代，已分有一級祭司，其第五級爲波羅門，其後階級襲度成立，司祭之職遂全歸社會第一階級波羅門人掌職，而且因爲禮節繁複，司祭中又各有專職，專治一部吠陀經，有頌祝司祭HOTAR專治利俱吠陀，有主祭者ADHAVARYU專治夜柔吠陀有唱歌者UDGOTAR專治沙摩吠陀，波羅門，專治阿闥婆吠陀，其後梵典之出，大概也就是司祭們講釋吠陀經而加上的。

然而除了祭祀的禮儀和詩歌以外，吠陀梵典也有若干哲學的推究和思想，尤其奧義書裏，更包涵着許多深遠的觀念，大都是討論神的性質世界的來源，人生的目的等等重大問題。

奧義書可算集印度古代思想的大成而開發以後思想的大關鍵，此書可謂印度古典中推理部份而其他吠陀及梵典爲其實行部份兩合爲吠陀思想的思與行的兩方面。

吠陀梵典包涵奧義書在內非一時一地更非一人的產物，故思想龐雜重於矛盾百出，開未來思想紛歧之門。

說者謂奧義書中多有反抗波羅門階級之表示疑爲非波羅門教人所

著，或爲第二級利帝利云（武士階級）

3．神與神的研究，及其他。

吠陀與梵典，給我們表示，當時的人一方面崇奉古來傳授的神，而一方面，對於神的問題發生許多有興趣的問題，這神的研求，從梨俱吠陀的疑問起，經過其他吠陀典籍而至奧義書裏，不斷的演進變化而在奧義書裏待到最後的方式，成爲印度神道觀念的思想，我們循着這線索，探究以下這個印度思想上的基本觀念（一）吠陀中的神及神的問題，（二）梵典中的神及神的哲學研究，（三）奧義書中神的追究，（四）輪迴，（五）業力，（六）解脫。

（一）吠陀曲籍中的神及神的問題。

亞理安人，由中亞細亞，帶來他們祖宗遺傳的宗教，爲此，印度許多，而且大部份的神與波斯的神同名，因時代的氣候民情的轉變自不免許多不同的區處，但兩種宗教同源的痕跡，班班可考。

吠陀教的實際宗教，是一種多神教。

而所敬的神大部份是像徵物性質的力或祭祀所用的祭物，今略述一二。

一，特尤斯，DYAUS，與希納 ZEUS 和羅馬 DEUS 同一字源，原來有光的意思，乃光的神，梨俱吠陀用以指物質的天，亦稱爲父，地母之稱母，有稱之爲牡牛者，亦有像其形爲牛，則遂與埃及神似，惟其敬禮在吠陀中已不甚興盛。

二，婆樓那，VARUNA，爲吠陀神，掌估勢力的神，學者謂與希羅的烏拉洛（URANOS）人相近。婆樓那司掌祭祀的權能，後來與太陽神相混合，主司祭天地間一切善惡行爲，善者賞之，惡者罰之，他能知道一切事，連人心的隱密他也能洞見。

三，米特那，MITRA 牡神波斯和拜火教 MITHR 相近，然此神在印度的勢力被婆樓拉吸收總與之混和爲一。

四，蘇利耶 SURYA 即太陽神，等於希納之 HELIO，後合於米特拉。

五，毗紐奴，VISNU，在梨俱吠陀稱爲掌司樂土之神，又說他三步驟達世界，梨俱吠陀有說他是地之門，是毗紐奴所頒之高天，儒依神者享受福樂，將與彼之安樂之鄉，是毗紐奴所頒之高天，彼爲戰等之親族，彼處滿有甘露之泉。

六，然而諸神中最受人景仰者當因它洛 INDRA，爲吠陀最大最有勢力的神，象徵的是天空的雷電，傳說他生於乾坤搖動大地，好飲蘇摩酒，其功作甚多，要爲降壓惡魔，故頗受崇拜，而且吸收婆樓拉其與之化合爲一，在佛教時轉爲釋提桓因（SAKNA，DEVANAMINDRA）。

儒依佛教

七，在地上還有名聲神，得阿耆尼（AGNI）即火神，火神生於天空地上三處，座位不同，共有三火，故稱爲三座，他司掌的是驅暗除魔，在家爲婚神稱家主，在祭祀時運供物作神之媒介稱使者。

此外尚有風神，雨神，阿須雲神阿提迦阿迦多魯德羅 RUDERO 後變爲濕婆 SIVA 神。

地下還有新驛青神，管轄祭祀不可少之神，祭時所用的蘇摩酒也早神尚有靈性阿神。

除此以外，動物中有馬神，牛神，牛之尊貴等於最高的神，因洛羅摩牡牛，而且後世印度人以牛糞毗紐奴的化身對牛對蛇，蛇，草類中的摩草，大不平，祭祀的器具，長中一犂頭，犂，戟俱中中間有矢等的神而祭之，毒藥亦爲神，毒藥，神靈，死，信，貧，愛，滅亡等字，亦爲神者詳之所稱。

除了天空的諸神而外，尚有地獄的主神，其重要的代表有。

（一）阿修羅，ASURA，瓶波，拜火教最高之神 AHURA，阿訶羅，同一淵源然所敬之神則相反者，所後來不阿不羅成爲一個集合名詞指地獄與天上貴族的魔鬼。

（二）羅利 ROKSAS，阿修羅的分類，羅利與其爲敵，九一切人類所受之苦痛者都是出自來的。

（三）畢舍遮，PISACA，乃幽鬼與祖先（亡靈）爲敵。（未完）

熱心生活指南

聖方濟撒肋爵著　若瑟譯

（聖方濟撒肋爵若瑟譯）

第一章　眞熱心的描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喚的它是魯曾最西的一縣了。

這偏僻的小縣，按教區說，是受國籍主教公隱毅城里教區統轄的地域。教務是相當發達，教友也相當的多，據說其總數在一兩萬之間，這小小的地方，可以說是天主早為選好的，由一位國籍劉鐸鐸主持，還有了位孫司鐸充任副職。他們是具有堅毅不拔的精神，捨生取義的志向，祇知道天主耶穌的命令，使他們在此照顧他的教民。故於敵人壓境的時日，他們雖然是已瞞得敵人的殘暴，但卻為偉大的愛所驅使，而沒有離去一步。

近東門不遠，向北走的小巷內，有高懸十字聖號的一所院落。若沒有公教認識的人士，很容易過而不察。因為那並非是什麼輝煌的建築，也不是有宮殿模式的偉大房舍，僅僅是普通的一所民房，稍加修飾，而改作聖堂的。在這小小院落中，便留下了血跡，並且這血跡將與天地共長存，而成為歷史上永久不能泯滅的重要一頁。

大名（河北省南部）我軍因戰略關係，轉移陣地。這消息傳來，後的不久時間，敵人為了連絡其自鄴城西進的條件，當然要佔領濮縣，作為渡河的根據地。這消息是愈來愈惡劣，砲聲是越來越響。這小城裏的人士，面上現出了恐懼、悲慘、留戀、不安，以及他們內心懷着的說不出的痛苦……但是為了自己生命的安全，為了妻子父兄的不失散，多相率逃亡，有親的奔親，有友的投友。但是其中尚有一大羣失牧的羊，他們受了異人的指示，尋着了他們的舊家，找着了他們的老人，得着了安慰，這眞正的安慰發源地——聖堂——來作為避敵人兇鋒的惟一法寶。

大隊的難民，便擠滿這小小的院落。人是佔滿了屋，東西是佔滿了院，。那種密集的精形，眞是所謂再無立足之地了。更加上正在難靜的教友，意覺有人滿之患。劉孫兩位司鐸，一面急急的行聖事，一面又忙着照顧這些飢怕待撫慰的難胞，這其中最傷悴的是，數百教友受到劉總鐸的勸告，於敵人到達的前一日，由孫神父領，夜奔四鄉。

大約是一月十五日的前後，陰霾的天空中，布滿了殺氣。晨光微曦的時候，敵人便以大砲第一次者顧這小縣了，砲聲遍落到全城的每一塊土地上，摧毀了城內城外的房屋、生命、財產，……人生所留戀的一切一切。保安隊終於彈盡糧絕，於暮色朦朧的黃昏中，驅出了這無罪受害的小縣。城陷後的第三日午時，敵兵數名便去堂中搜查。那些難民的人士，均被詳究。其中有一位身着制服的難胞，敵人誤認為係抗日份子，乃拿此藉因，作為藉口，將難民一切的資存物，搬運一空。送往敵營，司令部。鬼子兵，帶怒未息的情形下，又向劉總鐸的住室搜查，他的書屋中的設置，是相當的簡單，除了幾件木器，幾本聖書外，人想要外，神父身邊所帶的二百多元的現鈔，及一個苦像，均被掠去，並且還將神父宮打一頓，追問是否尚有金錢、寶物，這樣來增加他們的掠的默索。當我一年之久，參加戰後工作，行經此地時，還可以見到神父頸上的光榮可紀念的傷痕。

劉總鐸因為頭上的新傷口，急待醫治，便回城去了，由自鄉中遷回的孫神父，來主持堂中的一切。這裏補述的是，在任教堂方面看，還有兩位修女，他們也肩荷着照顧教友與難胞的重責。孫神父，孫修女，日的午時，兵數名，鄉轉面去，還有那兩位修女，也同遭其中，一直到現在，恐怕還沒有人弄清。或者是因為公教的博愛，與敵人的武士道的殘暴，水火不能相容的緣故吧！

這事發生了不久，敵人又將堂中幾處的人士（包括教友與難民），強迫帶至西門外，集於數間民房中，門是上了鎖，周圍設了衛兵，這時就是你生有變異，恐怕也無法騰空。房子的四周，排滿了乾柴

，燃燒時，烈焰騰空，濃煙滾滾，於終間而清時矣。千七百多個無辜的同胞，傾刻間都化爲灰燼，有的係全家被害，有的尚遺下了孤寡兒孤婦，其狀之慘，無言可狀，這是多麼悽慘的一幕劇。除了鬼子對於中國人有這樣的舉行外，連最野蠻的民族，恐怕他們也沒有這種無人道的心腸吧！

次日黎明，有三個死屍，自敵人的司令部，小車載至北門外，放於何地，直今不明。究竟是不是孫神父及兩位修女的遺體，誰也無法曉得，不過事後有此一說而已！其可資以爲斷者，便是這三位的宣告失綜。

這是多麼悽慘的血淚史跡，這三位死者，是多麼勇敢的跟隨耶穌背負十字架，他們是吾主耶穌最忠實的徒弟。他們不但與耶穌樣着一樣的受人精神，且也能按照實行。他們雖然是故去五年了，但這光榮的史事，且永遠遺留在人間。

這幾位致命的先烈，已經是坐在天主的右邊，與歷代古聖人並肩享福，雖然不用我們掛念，但是他們的壯烈史跡，恐怕失後方的同道諸者，尚不知道。乃於課餘之暇，草成此篇，尚不足以表示三位烈士的人格的萬一，不過藉以說明敵人對於公教的殘害情形而已。至於神父及修女的生平，自然待教史家去詳究。

『往訓萬民』再版

往訓萬民係安慶教區蕭傑一鐸所司鐸，共四大本。民國二十九及三十年間初版，第一集不滿一年即售盡，現已再版。因該處印書館規模不大，校對工夫疏忽，以致標點符號不整齊，魯魚亥豕數見鮮不，雖未能盡善盡美，但字體改小，材料加多，誠如再版自序云：「當這再版的時候，盡力改良，充實內容，譬加先前每主日除聖經訓義外，只有道理三篇，現今卽係一篇爲四篇了。此外如新定諸惠中保中國之后瞻禮道理，傳教節道理，（當盡力幫助聖教會的經費，）以及聖召運動演講，也都附印在這第一集裏，以便傳教士採納應用。對於目錄也大加改良；把四集目錄都重印第一集前面，又依要理問答道理的秩序，把這些的道理編成新目錄，以便將避難或名退省神工的道理，也標示在這裏，這樣一面便傳教士在百忙之中，心所欲者，按圖索驥，一索即得，決不致白費工夫尋找，一面也將這些道理的原文詳細註明，以便傳教士採納應用。

聞蕭傑一鐸神父計劃將聖奈德人會祖聖人，教及特別著名聖人，對中國致命殉道，本位道理，編爲第五集，司鐸自譯中聖人對於聖經之註解，編爲第六集。希望能早日完成此種偉大工作。

往訓萬民四本，可購安徽安慶天主堂。

好新聞

[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新人生觀

評羅家倫著

（當塗代書也要收費，）只有這個評論，要今一篇給四篇。此外呢，還有中學生日刊上羅先生的再問的問題，羅代表貢，本質內容，當此沉重時代，沉重內容，當此沉重時代，沉重內容，當此沉重時代，沉重內容，

人生觀的問題，國亡久，報紙書籍，還斷討論這問題，

尊大概將來，也許論完這問題吧！羅家倫先生是中國現代的一位論家，他的新人生觀兩年之內，出了七版可見此書在國內如何受人歡迎，教內青年，有的或說已讀過這書，相識的或更多，對於知識廣博，信仰深忱的信友，這書無多大補益，對於信仰不堅，生活散慢的，這書或許能激發他們的志氣，做個現代的國民，要在裏面還得做人或做教友的指導，或教學者的參考，味味。

世人以新人生觀並且怎麼樣，即除了羅先生希望我們復興以前的強盛的標準觀念外，其他所謂道德，即勇氣者知識，即責任，同情與榮譽，都是國內當識的所謂的創造的人生觀，我的人生觀，除卻空洞的感覺，隨意編指示我們天國，以力與生重生及諸生相通功的道理，比覺有，隨意編指示我們天國，以力與生重生及諸生相通功的道理，比

光

映切實的超越，也有實在的根據。

對於這點，在論來，日新人生觀，要民族的復興，檢討，不過除了覺有時必為實行，撥極過式的論述，加以分析，要外，加以惜羅先生的會給我們指出病根來，浸病的地方，就更覺清晰，例如所引羅素先生指出的民族病，一貪，二忮，三殘忍，其深藏的理由何在，而醫治三種病症的良藥如何，不能指示，其不更有利益麼？青以為讀者，與其三種的宣

其次加再者羅先生和國人的時代，雖沒有明明指出，讀者都知道鏡子，在太平洋與大西洋的東岸，歐美民族開化，比我們晚，他們的文化生長於儒教義中，我們的文化生長於儒釋道教義中，為什麼他們的文化，在比我們遲，比我們羅遲的，豈是智力的相增，增減也，承第一四卷，中國民族有參相性，也有善根性，怎麼發揚善根性，而除劣根性，怎麼發揚善根性，而除劣根性，以來嘗試驗的歐美移植過來的方法，都有了勝敗的實效

中卅卅！

也。各立對文達要盡量見聞？德謂德國人三德，開放門戶，來新新

藩。吉補海門，狂門開放，羅家倫先生，「新人生觀」，「羅家倫先生」，「羅家倫先生」，「羅家倫先生

羅家倫先生，本非有意攻擊教會，不過作者很驚異一位思想這麼負責的人，也人云亦云，故乘此提出以正視聽。

二，新人生觀裏，對於宗教更好說，對於信仰有一篇專論，其中有一兩段值得我們注意。

（一）關於宗教的起源：「人是因為宗教的起源，因為恐懼末日審判，希望是欲求願望的滿足」（渝版二〇頁）這是以基督教推廣為一切切宗教的教義，而末日的懼怕與欲望的希望滿足並非基督教教義的起點，天主存在耶穌基督的歷史便是天主教教理論的起點，羅先生引德哲學家包爾森，德爾森提出的解說與羅先生的比較，很覺有趣：「宗教與道德有同一的起源，就是同出於意志，對於絕美絕美的渴望……」這解釋比較近似然有兩點不妥，一，則意志是盲目的地的引導是知識，在理論上知識先於意志，以情感為宗教的起源，是忽視了宗教的知識部份，二，宗教是事實，有的宗教其起源，有歷史的確證，但憑理想，撇開事實，怎麼能說得通呢？

二，關於知識與信仰的關係：

「知識不會摧毀信仰而且可以加強信仰比如「原始罪惡」「末日裁判」和「切切「靈跡」除以後，不但可以使基督教徒解除許多恐懼使他不存不可能的希望而且可以使他的哲學格外深刻化簡單往一部份西洋的哲學家和科學家的心……」（一〇七）

「真知識不會摧毀信仰反加強信仰」這是天主教信條之一端，但羅先生或許想我們常生活於恐懼之中，常恐懼的是知識還沒有達到信仰的人，真知識先在接受不可否認的事實。其次在接受可靠的傳語，基督教義裏面有許多奇事在若干人認為不可信，這是他們以自己習慣的思想作判斷的標準而忘了事實才是思想的標準，教會裏面什麼事理應當除除不「憑空而論」這些歷史問題，天主教外的許多基督教派就是因為樂了這唯理主義輕舉妄動「除除」許多不合習慣思想的教條，外表雖時髦裏面卻是死亡，天主教力量當存不滅便是因為他取捨從違之間不以人的習慣思想作標準他全保有原始的力量，因為他全保守原始的教條。

此外羅先生或許認為許多西洋哲學家或科學家都是無信之徒，實際上哲學家不止有一部份而在十八十九世紀的第一流科學家中居者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參考 EIMYEU十九世紀信者對科學之貢獻）說的太多，因為國內知識份子多不明宗教內容而羅先生在言論界又有相當地位。並非有意攻擊亦不敢說評論，只是偶然讀新人生觀，隨便說幾句話。

民生主義的人生觀

張希賢

國父中山先生，給自己的民生主義下界說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衆的生命」。那末，民生主義，便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主義了。在此界說中，包含兩個頂重要的原素：即「民」與「生」。「民」的對象，當然不是一個「民」，而是全社會，全人類的「民」；「生」的對象，當然是指的「人生」咯。民生主義，是解決人生問題的主義，是研究人類一切生活，生存，生計，生命等，如何以使之發展，豐富，美好的主義。

社會主義的代表人馬克斯，他的偉大發明是「物質的歷史的重心」，他的這種物質觀，無非從他的論理觀動機發出來的，他這個發明，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不但不太高明，而且簡直是只見樹木而未親見森林。因為經驗告訴我們，宇宙間的一切物質都是死的，機械的，宇宙間的一切形形色色，都是為人而生長，發展，是人用一切物質，

不是一切物質用人；物質，工具，人生是目的。人生雖非物質不足以達目的，然而物質究竟是達到人生目的所用的工具。譬如我國的物質富源，埋伏於地，無人開採，這許多物質與人生不發生關係，亦影響不到歷史。

一部人類的文明史，從頭到尾，仔細論起來，不外乎是一部人類的進化史。人的欲望，是屬於人生內部的，宇宙間的一切物質，是屬於人生外部的。欲望好比是人生的馬達，物質則是汽輪了。但是若丟開了人生，則欲望便無從依附，同時，物質更無由施展其作用了。由此可知，人生以外的物質，是人類社會物質文明進化的起點，猶似人生內在的欲望，是人類精神文明進化的起點一樣。所以我們說，馬克斯只說中了一點，而把坐鎮中央的人生撇開不談，那豈不是只見樹木而未窺見森林嗎？

人生的內部一起了生活，生存，生計，生命的欲望，則對於外界所欲望的物質，自然便也起了要求。要求表現出來的行爲，便是他的努力，努力的結果，如屬成功，則他所欲望的物質，便羅置於前，滿足他的生活，生存，生計，生命的要求。若是一個新的欲望，經養成，既經一度滿足之後，便難揮之而去，且久便成習慣。這種習慣，在個人便形成個人生活史，在社會便形成社會生活史。這種慣性雖不敢說，一成不變，但也很難使之變遷。要使之變遷，應該有個條件，那便是生活，生存，生計，生命上另起了一種新的欲望，另尋他物，以滿足生的要求，滿足之後，又形成習慣。由此可見，物質的變遷，完全是由於「人生」的變遷爲動機。物質變遷確然能夠影響歷史，但物質何以會變遷？所以我們研究物質的，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爲物質是果不是因，是人生內在變遷了，外在的物質才隨之而變遷。

國父又給自己的民生史觀下界說道：「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而不是物質。我們覺得這條界說，是國父對於社會進化史研究上的一個最偉大的貢獻！」

一九四四，二，二 於南鄭。

江道源司鐸逝世

前我存雜誌主編及「科學家與宗教」作者江道源司鐸，本年四月十三日晨三時，在杭州天主堂逝世，各聞噩，無不同聲惋惜。逝者江司鐸籍江西之臨川，一九一九年，小修院，入杭州教區後於一九二四年晉昇鐸品，即負責管理小修院，直至一九三六年八月，昇任杭州本堂。一九三二年曾任我存雜誌主編，前後凡四年。一九三七年一月，代表杭州教區出席馬尼剌聖體大會。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教區收容難民五千餘名，江司鐸於管理會日教務之餘，更努力於難民子弟之教育工作，僑就杭州本城，由江司鐸一手經營之學校，即有中學二座，小學四座，每校學生自百五十名至九百名不等，此外，由教區收容之貧苦兒童，截至上年年底，仍計六百名之多，際茲米珠薪桂之秋，一切經費及伙食等，均須江司鐸一力運籌，其困難可知。

百忙之中，江司鐸更努力於文字之傳教工作，所著「科學家與宗教」一書，於一九三九年，曾經上海公教時廣播放送全國，其價值可想而知。其他著作論文等，則散見國內各公教雜誌中。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江司鐸患病入院就醫，至本年一月初，病勢轉遽，經查驗爲肝臟不治之症，此後時好時犯。四月十一日，安領臨終聖事。至次日晨，即安然與世長辭云。 由龍光轉載

鳴謝

前承安順教胞慨捐本誌五千餘元芳名曾在本誌三卷五期宣佈不幸遺失，謹於此補謝。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貴陽 主教准刊
貴州郵政管理局執照二一九號 主編者 世光雜誌社
中政部登記證八三三七號 社址：貴州貴陽中正路天主堂
每冊零售拾五元 定閱全年一百五十元